

读城

运河边上盐码头

刘宝锁 赵金刚

辛丑年冬，暖阳高照，微风吹拂，我们从市区北环桥下车，沿河东岸漫步向南行走，这是我们走了无数遍的地方。熟悉它，就如熟悉自己的双腿和双脚。

北环桥运河东岸南行50米处，堤岸一标志石立于路旁，上写：明清盐场遗址。

就是这处遗址，我们为此奔波了近一年时间，从运河老人的述说中，从多位运河盐专家的描述中，从大量的史书记载中，了解到长芦盐当年的荣光、乾隆爷曾踏岸巡视……我们从小在运河岸边长大，喜欢运河文化，特别是对运河盐文化情有独钟，很早就有把这些与盐场遗址有关的运河故事写出来的冲动。当下，大量的素材累积心中，一件件梳理，一点点回忆，一次次采访，一遍遍查经问典，最终写就了这篇文章。

说起“明清盐场遗址”，必须先说说长芦盐，因为现在这片岸东平房区是当年堆积长芦盐的地方。

纵观沧州文化发展史，有助运河而兴、更有因长芦盐的繁荣助力沧州经济的发展。宋末元初，沧州城就有“小燕京”的称号。到了明

清时期，沧州成为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中心与漕运码头，是雍正朝以前北方最大的盐运码头。古沧州运河帆樯林立，船只穿梭，百物汇聚，商贾往来，繁华之境，不逊江南。

长芦盐被明清时称为“点睛之盐”，产量高居全国第二。由于质量高，成为皇宫主要供应盐。长芦盐通过运河运往京城皇宫以及全国各地，那么如此多的食盐在哪里存放？我们驻足“明清盐厂遗址”，望着遗址东大片的平房，眼前却浮出堆积如山的朝廷供盐——长芦盐。“盐场在城西北隅水月寺，西临河，其地理位置非常便于盐的装卸与运输。”（民国《沧县志》）由此可以推断，沧州盐场在运河堤岸东100余米的原水月寺以西位置。

盐业兴，带动了沧州城市发展。大运河上人员往来，货物运输，昼夜不停。明代诗人瞿佑在《沧州城》一诗中对此有如下描述：“……但见运河绕郭流滔滔，高桅大舵长短篙。自南而北连千艘……”外地的药材、丝绸、竹器、瓷器等运到沧州再分发到各城镇乡村；沧州当地的商品经运河运往各地，一

派繁忙热闹景象。

我们在盐场遗址附近边走边想，明清时盐码头熙熙攘攘的盛景如眼前浮现。说是盐码头，其实就是运河斜坡接近水面的地方，设有长三四米、宽五六米的土台子，两边立有木桩，并有粗麻绳拴于桩上，以稳住行船。扛盐的汉子没有把子蛮力气难以胜任，因为从盐场到码头几十米，装盐的麻袋一二百斤，上坡下坡，来回往复，非常吃力。上世纪60年代，我们的童年时代，经常听到经历过清末的老人讲起盐码头的故事。码头边一个老人，扛盐汉子每扛一包盐装上船便发一个竹签，以此作为领薪水的凭证。为了养家糊口，许多扛盐的汉子扛盐时碎步慢跑，就是为了多扛多挣，日积月累，最后都有腰疾，有的年老时走路都很吃力了。

1983年，有市民在此建房，我们还能看到地基上因存放食盐挖出来板结成的“土疙瘩”，还有因运海盐而附带来的贝壳，为盐场遗址增加了更有力的佐证。

盐码头遗址南侧，便是原土地祠遗址。说起土地祠，还有一段乾隆赐字的传说。据一辈辈传下来的故事说，乾隆来过盐码头。传说有诸多版本，今择其一，供大家茶余饭后评说。

乾隆帝六次南巡，都没有经过沧州段运河。但五次东巡中，史书记载有三次途经沧州段运河。乾隆三十六年（1771）第三次东巡，考虑到皇太后年已八旬，颠簸不便，

于是从武清县开始与皇太后乘船走水路，御舟往返皆经沧州段运河。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第四次东巡，往返皆经沧州运河。乾隆五十五年（1790）第五次东巡，沿御河回京，途经沧州。乾隆出巡次数多，又喜欢题诗赐字，极大地丰富了运河文化，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墨宝。

乾隆来沧州盐运码头是第几次东巡，不得而知。那么，来沧州做了些什么？有没有留下墨宝？

民间传说，乾隆东巡船到沧州段运河盐码头位置，闻到一股清香，问随从到了何地，哪来的香火味，随行的大臣说到了沧州。乾隆便问：“莫不是林冲发配的地方？”答：“正是。”乾隆爷说：“此地民风彪悍，为防不测，不易久留。”随行的大臣说：“此地民风彪悍，是因多有练武之人，亦有镖不喊沧之说。但多是侠义之士，讲义气，重感情，人性纯朴。”乾隆爷听罢，满心欢喜，下船上岸。

眼前一四方院落，并有人进出，进门后见一蓝砖蓝瓦小屋，屋内香火旺盛，袅袅烟气从屋内飘升，随行大臣告诉乾隆这是当地的土地庙，每逢初一、十五多有人来烧香拜拜土地公公，保佑一家平安顺遂，也有老人过世，来此报庙告知。沧州知府听闻乾隆爷驾临，匆匆赶来，知道圣上爱题诗赐字，便准备笔墨纸砚，要皇帝为沧州城御笔赐字，哪知乾隆大帝一挥，写下“土地祠”三个大字。在场的各

路大臣连声叫好，沧州知府本意思请皇帝写幅勤勉鼓励的圣谕，见是“土地祠”三个字，先是愣了一下，见群臣叫好，自己也随即拍起了巴掌……

乾隆走后，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土地庙”，为什么乾隆爷改成“土地祠”？但圣谕难违，“土地祠”的叫法就随着乾隆爷的御笔而叫开了。因为是皇帝题词，沧州府衙便把土地祠越修越大，香火越来越盛，连靠岸的行船人上得堤岸后都前来叩拜，求得一路平安，发财发福。

上世纪30年代，日本鬼子占领沧州，土地祠被拆，人们便到南20米处烧香。日本人在此修筑了由运河通往火车站的地下水沟，直通火车站水楼子，为火车给水用。日本投降后，在土地祠位置上办起了土地祠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四合小学。

从土地祠往东一百米处，有一巍峨的古建筑耸立在高岗上，那就是著名的水月寺。水月寺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创建”，据传说，水月寺修建前，附近住户怪事频发，隔几年就有人莫名其妙地疯掉，满大街乱跑，并有疯言疯语破口而出，说遇到了狐仙。也有人看到狐狸突然窜到谁家房顶上，这家便有人大病了一场。这类传说越传越悬，直至晚上妇女儿童都不敢走出家门。说是自从在此地修建了水月寺，镇住了妖魔鬼怪，再无奇事怪事发生，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汉诗

运河弯弯（外二首）

宋平

大运河每一道弯
都是一部历史
打开，千帆过尽
合上，竖起一座丰碑

炊烟走进了眼神
两岸的桃花开了
远古的渡口
听到收起的船声

故事已沉淀在弯弯的河底
弯弯的桥，弯弯的河水
弯弯的两岸风景
我用运河这把柳叶刀
写一曲运河谣
在云朵之上飘逸

运河月色

碎银般的皎洁
铺满河面
在千万条光线里
运河生长白发

弥漫着烟火气的历史
在运河深处爱着，恨着
冷风吹动月光的乳晕

我们终将变成河流的骨头
阳光，在灵魂深处闪闪发光

在南运河

我熟悉这里的花花草草
也熟悉南运河的风
缓缓的水流，远古的渡口
都对它有深厚的感情
这是深冬的黄昏
逐渐暗淡压低的光线
顿使河面凝重

风吹着眼中的风景
夕阳依旧浓密的触须
在河面向远处蜿蜒
归巢的鸟雀，在
稀疏的言语之上掠过
凛冽的寒风
传递着下一个时节悸动

南运河静静躺着
风，拽了拽夜幕铺就的棉被
置身岸边，天空仍然高远
望着裹挟而远的流迹
看不到水鸟啄鱼后欢快的长鸣
矗立在风中的我们，畅想

北去的水流离终点近了
春天不远了

汉诗

小金鱼

王迪

运河的鱼，打捞完了
就打捞水
水打捞完了，就打捞河底的紫泥
打捞历代历世
沉入泥土里的珠宝瓷器

刚分队那会儿
听一个俊俏的女人说
她挖掘出一条小金鱼
眼睛是一对夜明珠

根据买卖者的描述
与皇宫资料完全属实
系大太监安德海下江南时
偷出的金镶银软

一时间
堤上堤下
挖宝的，收宝的
不知哪来的这么多人
如云，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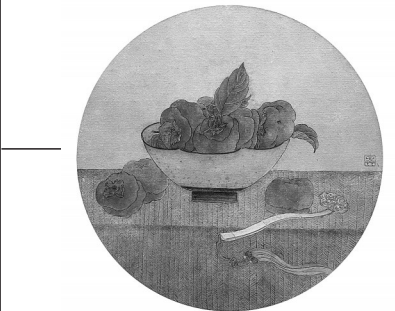
老张就因为收购了这条小金鱼
卖了十万元
在大邱庄买了一栋别墅

那个俊俏的女人
就因为卖了一千块钱
后来得知小金鱼的价值
得了神经病
天天呼唤
小金鱼，小金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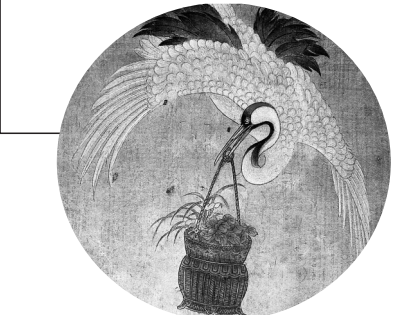
到现在
人们也无人问津小金鱼的去向
假如小金鱼回来
这个女人的病，会好



神人物（工笔画）



事事如意（工笔画）



贺岁图（工笔画）杨蕊作

传奇

清晨的大运河

寇建斌

天刚扒开条缝，起雾了。

雾像漫天泼下的奶，糊住了近处的草，远处的树，还有那群把头扎进翅膀里睡觉的大雁。那只站在高岗上转动脖子四处瞭望的值更雁，见雾还在一卷一卷地涌来，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大雁们被吵醒，看到漫卷的雾，也跟着伸长脖子叫，亮开翅膀扇扇，把雾惊得四处乱窜。

老王在岸边掩体里蹲了半宿，等的就是这一刻，对焦，拉近，先是瞄准闹腾得最欢的那只值更雁，食指按下，咔嚓。接着捕捉下一个目标，咔嚓。两只一起瞄准，咔嚓。大雁们都动起来了，瞄准一群，咔嚓，咔嚓，咔嚓，一通扫射，捕获的大雁不计其数。老王兴奋得手都抖了，还在不停地瞄准、扫射。

显示器里突然冒出一只手，蛇一样在草丛中潜行，悄悄靠近一只大雁的长腿。老王急了，一跳而起，高声断喝：住手！

老王的动作太大了，把掩体顶棚顶塌了。老王的声音太响了，震得草都簌簌直抖。那群刚睡醒的大雁被惊得扑啦啦腾空，全飞走了。

一位少年气咻咻冲来，“你赔我大雁！”

老王发觉刚才有些失态，尴尬地抓抓头皮，反守为攻问少年：

汉诗

掌上明珠（外二首）

金红利

清风上楼，南湖悸动
我该何理解朗吟楼与南川楼的
归来
一阵春风，唤醒狮城百姓的
复兴之梦

流淌中华民族的精神
狮城大运河蜿蜒曲长，直赴京都
千帆过境的展翅，波光粼粼的河面
书写今日辉煌

苏醒
擦拭一座城的浮尘，狮城人民精
神焕发
而我饱含激情，用一颗热泪
点燃
一盏心灯

狮城运河上，刮起的风

一只飞鸟，古往今来
披着日月光芒的它，沿着炊烟轨
迹飞行
而我，怀揣着波光粼粼
陷入沉思

借用层层风雨，写下夹岸的草木
河岸上的车水马龙，述说
运河人家的故事

我徒步而行，用手中的相机
留下岁月的碎片

试想
是否会有后来的过客
找寻有关我的稀疏足迹。至此
我把南湖的故事，强压在
诗歌里

大运河里，水草开出白花

旧事重提
喝下一口运河水，云朵就会飘在
额头
飘在狮城的上空
而岁月与时光，深耕了我的身体
一脉河流的舒缓，运河人家
炊烟四起

炙热的灶膛，村庄的变迁
我潜入一位小姑娘的眼神里，寻
觅
梦中的糖果
小鱼儿贴饼子的味道被封在
一口老井里

太阳是旧的，月亮是旧的
而我的心，正随着运河人家的变化
步入新的征程

弓一齐上，鸟羽纷纷落下，水边到处是鸟的哀鸣。鸟纷纷逃亡，没多久，几乎绝迹了。河没了鱼虾，没了鸟，冷冷清清，就像死了一样。

这天傍晚，老王在河边草丛中捉蚂蚱，眼前忽然一亮，发现了一只大雁。这只大雁能够存活下来绝对是个奇迹，他不知道它为什么还没逃走。大雁十分警觉，绕着河边飞了好几圈，才落到离他很远的草丛深处。老王知道大雁一旦选准了夜宿地，轻易不会变更。于是第二天偷偷在草丛边上挖了个大坑，用草蒙好，蹲进坑里。等到夜深，大雁熟睡后，他伸手抓住了它，绑住翅膀和双腿，背回家。大雁被勒死了，剖开肚子，有两枚软蛋，淌出金黄的汁液。老王明白了，大雁妈妈是想生下宝宝，再带着宝宝飞走。那天他家满屋子肉香，他却伤心起来，一口没吃，跑到河边发呆……

这些年，大雁又飞回了大运河，成了这里的风景。老王想，假如不捉住那只大雁，它会生出多少只大雁呢？说不定今天这里就会有它的子孙。他悔恨自己曾经的荒唐，绝不容许再有人祸害它们。老王拿上相机，每天蹲在这里，拍大雁，守护大雁。

少年接过老王的相机，一张一张翻看 he 拍的大雁，朝他竖起大拇指。老王笑了，带少年回到城里，去家畜市场选了只跟大雁毛色相似的大鹅，送到少年家，亲手为少年的奶奶炖了。

次日清晨，老王身边多了一位少年。

在场

白寅回家

衍枝

天阴欲雪的时候，白寅从滑雪场下班，正赶上大寒节气，寒流四溢。白寅那件穿了四五年的羊毛衫无力温暖他的脖子，一股寒气裹挟着他穿越运河桥。白寅依旧看见河上那条贯通南北、绵延万里的玉带。白寅快步钻进屋里，他一身的寒气瞬间扫荡了半个客厅。

期颐之年的祖母白驹驹看见白寅哆嗦的样子，唠叨着，嗔怪他穿得薄。白寅缓了好一会儿，才开始脱衣换鞋。就在白寅换鞋的时候，白驹驹在他脚下放了一双棉鞋。白寅看见，那是一双黑红相间的棉鞋，鞋面印了一只拙朴的红色小老虎，老虎额间是黄线缝的“王”字。白寅噗地笑出声，说：“奶奶，哪来的棉鞋呢？是我这50多岁的人穿的吗？”白驹驹的身子弯成一张弓，折回沙发角坐下，有些生气，说：“你忘啦？仔细瞅瞅，不就是当年你自个儿从南边寄家来的吗？那会儿你在信里还特别说明呢，等过年的时候给孙子白寅穿呢。可我一看这鞋码忒大，白寅才九岁，哪穿得了，我就把鞋放箱底了。也就你自个儿能穿！”

得了，奶奶的记忆又开始作乱，又把我这个孙子当作儿子啦。白寅在心里跟自己说完这句话，故作轻松地拿起棉鞋，翻过来调过去地看。末了，他说：“记得，记得。”他的心里却是一阵叹气，哎，鞋子完好无损寄了回来，父亲却牺牲了。父亲如果能在战场上活着回来，现在就能共享这盛世繁华了。

白驹驹继续唠叨：“这棉鞋是你喜欢才往家寄的，也是你想白寅了。多不容易啊，那会儿你走的时候，白寅才四岁。五年后家里收到这鞋，那年正是虎年，你还是在信里告诉白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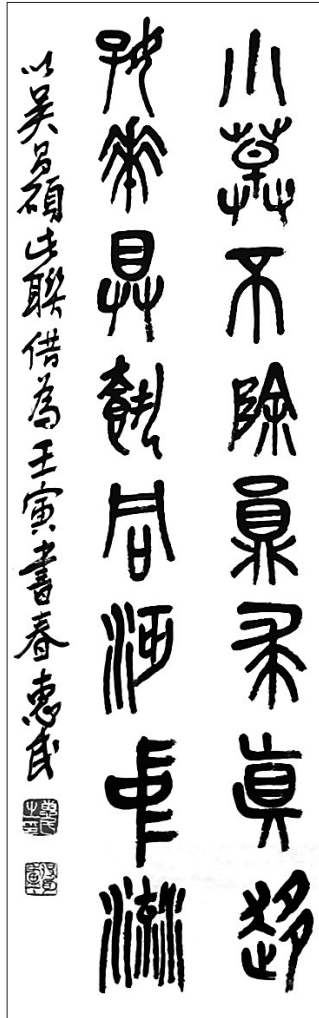
“虎年就得虎虎生威，龙腾虎跃！”白寅抢着祖母的话茬说。

这是不应该忘记的。白寅在心里说着。当年父亲白马在这鞋里还夹了一封信给他，希望他今后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像老虎一样充满力量和智慧，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一时间，屋里的暖气将白寅带来的寒气驱散得无影无踪。白寅身上充盈着温暖，他见沙发上的祖母打起了盹儿，赶紧把小老虎棉鞋收起来，蹑手蹑脚走进里屋，将鞋子放进祖母床铺底下的一个木箱里。

晚饭的时候，儿子白刚拿回家一包袜子，大家围过去看，都乐了。因为，袜子都是鲜艳的红色，每只袜子侧面都赫然织着一只大眼黄老虎。

“我要一双！”“我要两双！”两个孙子冲白刚嚷嚷。白寅见了，笑着走过去替白刚分发袜子。给白驹驹，白驹驹脸上的笑挤进一圈又一圈的皱纹里，说：“这小老虎怪好看！”给大孙子，大孙子今年七



小草不除云求真趣
小花俱载同泛中流
朱惠民书